



纸上花

曹玲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曹玲
著

纸上花

河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纸上花/曹玲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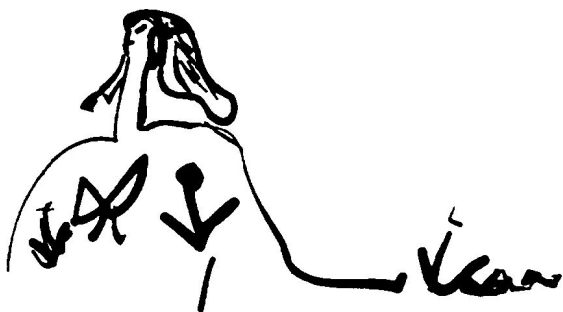
ISBN 7-80623-395-4

I. 纸… I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3470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8
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字数	187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印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395-4/I·306	定价	14.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爱情能改变人的一切”这句话，郑简简相信，但又不完全相信，说来也是，32岁的豫红印刷厂宣传干事郑简简，还从没正经八百地谈过恋爱呢！从小到大她只对一个异性有些异样的感觉，可她不敢想这就是爱情的感觉，只承认自己对这个异性有些崇拜罢了。崇拜与暗恋像是一对孪生姐妹，就连她们亲生的父母一时也难分清谁是姐，谁是妹。至于简简崇拜的那个异性，打死你也猜不到——他就是豫红厂厂长兼党委书记马俊青。郑简简常常被马俊青的人格魅力所吸引，但马俊青可是个年近五十的有妇之夫啊！所以，郑简简坚定地认为自己对马俊青只能是崇拜，绝没有“爱情”这两个字的意思。

爱情的神奇力量，郑简简是从好友彩印车间北人1号机的助手——沈燕身上看出来的。

过去，沈燕一见到简简，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便含满了悲伤与凄苦，小小的嘴巴一张开，怨言和丧气的话像迸豆一样：“呀，简简，你不知道啊？我每天一踏进豫红厂的大门就像踏进了监狱一样，你看看！”沈燕伸出一只手来，对豫红印刷厂威严的

大铁门点点戳戳道：“你看看这冰冷的大铁门一关是不是就跟监狱一模一样啊！哎——！简简，我一走进彩印车间就跟入了牢房一样。”沈燕会叹一口气后咬牙切齿道：“都是羊杂碎这个狗杂种！当初，招工时他向我父母保证我能进办公室的，这样我才来了，现在可好，我每天就跟驴拉磨似的一圈圈地围着北人1号机转！”

近段时间，沈燕突然靓了起来，衣服穿得也花哨了，在厂区碰见简简，也是两眼炯炯地一笑，便匆匆走去。

直到有一天，办公室里豫红印刷厂另一位宣传干事张小芳大笑着说：“你们听到没有？听到没有？笑死了——天底下还有这样恋爱的？”

整个办公室的人像被张小芳打了针吗啡一样，个个精神倍增，宣传处长王兵脖子一下子挺得多长，都快赶上长颈鹿了，党委口的宋志林正在双手合十地练气功，被张小芳这句话震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下来，团支书史惠两眼直放光道：“快说！快说！”

张小芳煞有介事道：“整个办公楼都在议论呢！说彩印车间的小姐沈燕爱上了大学生——副领机李琳，便拿了一把刀子——”

“怎么？把他杀了？”几个人同时问道。

“不是，不是！那个叫沈燕的姐自己杀自己，她拿着一把水果刀闯入李琳的宿舍，对李琳说：‘我爱上你了，愿意和你搞对象，行不行呀？干不干哪？’李琳没吭声，沈燕举起刀照自己的手腕就是一下子！”

“噢！”

史惠马上对王兵说：“这姐那玩意儿痒痒啦！”

王兵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平常史惠和王兵常常在一起交流各自的性经验，这种交流使她与他之间拉近了距离，成为知己。

张小芳从不放过让郑简简感到自己是这办公室另一类的机会,这时,她小长脸一沉道:“你们就不怕沈燕知道了找你们的事?”接着有意把椅子“哗啦”一下弄得很响,空气立刻僵在了半空变成了凝固的水。

简简立即起身离开了办公室,自从第一天踏入豫红印刷厂宣传处起,郑简简就知道,三十多岁的宣传干事张小芳在宣传处起着呼风唤雨的作用,她调动着宣传处的喜怒哀乐,郑简简仿佛是她捏在手掌心中的风筝,想放就放放,想收就收收,又好像是她手里的一块手帕,想拍就拍拍,想搓就搓搓,想擦就擦擦,这一切都归功于张小芳的父亲张百顺是郑州市有名的豫城酒店的老板,她是百万富翁的千金。

郑简简清清楚楚记得自己刚来宣传处报到时,张小芳小长脸阴着,处长王兵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处里的情况后,话题忽然一转,脸上出现一种怪笑道:“噢,唔、唔,我这个人,讨厌浓眉大眼的姑娘,喜欢瘦溜溜的女人!”

郑简简一时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见张小芳脸上立刻涌现出了无限的笑意,并把头蓦地扭向一边,留给简简一个高傲的后脑勺。简简的头“倏”地低了下来,因为她很快意识到自己就是个浓眉大眼的姑娘……

走廊里寂静得出奇,荧光灯把冰冷的白光射在雪白的墙上,给人以寒气逼人的感觉,郑简简下意识地把手插入衣袋里,她脑子里不断地闪现着沈燕举刀割腕的一幕,不知怎的,她觉得自己的腕子正在隐隐作痛,仿佛鲜红的血珠已从腕上慢慢渗出。

简简想起近段时间沈燕炯炯的目光,不由感慨万分,她决定到彩印车间看看,打听一下沈燕现在的情况究竟怎样了……

踏入彩印车间一股热气夹杂着纸张发出的甜甜味道以及油墨腥腥的气味,一道扑面而来。快到年底了,正是印刷厂在一

年中产值、利润最后冲刺的阶段。12台北京人民印刷机械厂制造的单、双和四色印刷机咋咋嚓嚓，轰轰隆隆响成一片。

简简向北人1号机走去，那是沈燕工作的岗位。果然，没见到沈燕的身影，简简看见正围着机台跑前跑后的领机张念鲁，身材颇长、面目清秀的大学生副领机李琳，和那个胖乎乎的助手李冬。

简简正要走上前去，却发现厂长马俊青和彩印车间主任方宏达正站在机台旁比比划划地说着什么，便犹豫了一下，趑身走出了车间。

郑简简也不是怕马厂长，而是不愿打扰他，何必没事让马俊青严厉的目光在你晃来晃去的身上扫来扫去呢？那不是净给自己找难堪吗？

郑简简走在宽敞、整洁的厂区柏油路上；繁忙的汽车、叉车“突突突”地由远而近，“哐哐”地由近而远……简简的脑子里依然想着：一把尖利的水果刀，在沈燕极其绝望的时刻，“噌”地划过沈燕的手腕，在这一刻沈燕心灵的释放与肉体的痛苦同时得到爆发……思绪就是这么快，它“倏”地一下，使简简想起与沈燕最初相识的情景：那是两年前冬天一个星期六的傍晚。每星期只有在那一天，厂澡堂才对全厂职工开放，那天下了班，简简有点事耽搁了一会儿，再赶到澡堂，那里面已经是很沸腾了，一片哗哗啦啦的水声也掩不住人们不间断的喧哗声。

简简麻利地脱下衣服，走进被水蒸气缭绕的洗澡间里，简简闭上双眼，久久地站在莲蓬头下沐浴着，一注注热气腾腾的水流滑过肌肤，流进渐渐温暖的心中。良久，简简晃了几晃流在自己头上、脸上的水流，一睁眼：面前正有一双大大黑黑的杏眼盯着自己，只见这黑眼睛姑娘，手里托着一条湿淋淋的红毛巾，一动不动地看着自己，简简说：“你要淋水吗？”

对方仍然不动。

简简又问：“是不是要搓背？”

“好吧！我先给你搓。”对方豪爽地说。

在给简简搓背时，那黑眼睛姑娘说：“我知道，你是楼上的，叫郑简简。”

在豫红印刷厂，车间里的工人都管在办公楼上班的人叫“楼上的”。简简便侧过头来问：“你是哪个车间的？我好像没见过你？”

“我叫沈燕，刚进厂不久，在彩印车间机台上，唉，真是倒霉……”

“倒什么霉呀？”简简问。

“在车间当工人啊，不是很倒霉吗？”

简简不吭声了，耳边只听见阵阵的流水声夹杂着人们叽叽喳喳的私语。

一会儿，沈燕在简简的脊背上响亮地拍了两下说：“好了，搓干净了！”

简简便回过身说：“来，我给你搓！”

沈燕笑道：“我早就搓完了。”

简简诧异地睁大了眼：“我想，你找我是为了搓背……”

沈燕“咯咯”地笑了，然后，神秘地拉了一把郑简简，低声说：“我绕澡堂子走了一圈，想看看哪个姑娘体形最好看！走了一圈后，我发现只有你的体形最美，第二个就是我，所以我在你面前停下了……”

简简已忍不住要笑了。

“哟，这澡堂里最可怜的要数你办公室里的妖精，胸瘪瘪的，俩乳房像两个小瓶盖似的，哪位男士娶了她真是不幸啊！”

简简已笑得蹲在地上，直揉肚子了。

沈燕并不笑，她认真地打量一下身边几个裸体女性说：“我发现女人从前面看都比从后面看美……”

简简用手指着沈燕道：“你要是个男的，一定是个色狼！”

沈燕却说：“是女的谁不爱美、想美呢？你真呆样！”

俩人就这样说说笑笑地，走出了洗澡间。

穿衣服时，沈燕突然看着简简的脸说：“你都三十岁了，为什么不结婚？”

简简笑道：“找不到合适的呀！”

沈燕一脸郑重地说：“我在二十八岁之前一定要结婚。不过，决不在豫红印刷厂找，现在谁还找企业的呀？以后自负盈亏，要是发不下工资来，怎么生活呀！怪吓人的！”俩人穿好衣服再从澡堂出来，她和她已是最好的朋友了。

郑简简就这样低着头，想着往事，走在厂区马路上，陡然间，简简感觉有个身影挡住了自己的去路，抬头一看，惊喜地叫道：“沈燕！”

沈燕那双黑漆漆的杏眼，此刻，像两蓬小火球一样燃烧着，简简似乎感到那烈烈的火苗都灼痛了自己的皮肤。

沈燕笑了，笑得很灿烂，她得意地举起被纱布包裹的手腕，嘴里不无自豪地对简简说：“大夫说：只差一毫米就割到动脉了。”

简简连连感叹道：“傻不傻呀？你！”

沈燕却拉着简简的手说：“走，到我宿舍待会儿去。”

简简明白，沈燕要找她倾诉衷肠……

进了沈燕的宿舍，简简便闻到一股腐臭味，是人与衣物发出的汗腥味，仔细一看，满屋狼藉一片，脏衣服、馊内裤、臭袜子扔得哪儿都是，简简弯腰从地上捡起一条馊内裤，扔进盆里，沈燕却说：“别管它，咱俩坐到床上。”简简便和沈燕一同上床，靠墙而

坐，沈燕一伸手从床头拉过一床棉被盖在她俩的腿上和腰间。

沈燕说：“我口渴得很，但我现在不喝水，只喝酒，是那种很便宜的二锅头。”说着沈燕从桌上拎起一只绿酒瓶子，一仰脖“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然后，沈燕笑道：“过去，我一点都不明白，电影里那些人为什么一失恋就要喝酒，现在我明白了，心里难受喝起酒来真是舒服啊！”说完，沈燕撂下酒瓶，又举起一面镜子伸到远处，拉到近处，仔细地欣赏着镜子里面自己那张醉如桃花的脸，未了，沈燕对着镜子里的自己一撅嘴道：“丑死了，真是丑死了！”

简简笑道：“沈燕，你真是恋爱了啊！”

“已经有两个多月了呀！”说着，沈燕的眼泪又下来了。沈燕道：“我没办法啊，简简！”

沈燕看着被层层纱布包裹的手腕说：“我知道！我这样做很傻，要被人瞧不起的，可我没办法啊，没办法，你懂吗？”

简简忙说：“我懂，我懂！”

沈燕擦了一把眼泪说：“简简，你知道我过去多讨厌上班啊，觉得进了豫红厂的门就像进了监狱一样，每天围着机台转就像是驴拉磨一样，可是简简，我现在最愿意干的事就是上班，因为那儿有李琳啊！现在我一迈进豫红厂的门就来了精神头！简简，你是知道的，我是起过誓的，决不在豫红印刷厂找对象，可这事由不得自己啊？我现在真的没办法，确实没办法啊！我知道我是掉进去啦……”说着沈燕拽起一条枕巾捂着脸哭了起来。

简简是最见不得别人哭了，她嗫嚅道：“别哭了，沈燕……”可是自己的眼泪却下来了，简简只有不做声了。

须臾，沈燕蓦一抬头，两眼空空地望着简简道：“你知道吗？简简！就在我腕上的鲜血直流的时候，李琳虽然慌张，是的，他是有些惊慌了，但就是这样，他也没有跑过来捂捂我的手或者捏

住我的手腕，他连碰我一下都没有！”说着沈燕又哭了起来，接着剧烈地干咳着……

简简关心地问：“李琳拒绝你啦？”

“没有，他什么都没表示。”说到这儿，沈燕有些平静了，她坚定地说，“我还是有信心的，我会一辈子真心地去爱他的！”停了一下，沈燕又说，“我相信，这世上再也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真心地去爱他了！”

“嗯！我也相信。”简简诚实地附和道。

微笑像寒冬的腊梅花一样盛开在沈燕那张泪迹斑斑的脸上。

这爱情的神奇魔力，一连让郑简简感叹了好长时间。

眼看就要到年底了，豫红人又开始为年货而忙碌了。

这天，厂里为了给职工过年，搞了一些原阳大米，凡豫红厂的职工每人都有一袋。简简领了大米，就去推自行车，推着自行车，她看见迎面走过来张念鲁、李琳和李冬，他们也是来领大米的。

见了简简，张念鲁首先走过来一把拎起地上的米袋子，迅速地往简简推的自行车后架上搁，简简一时准备不够，自行车猛地受到压力，立刻向一边倾去，简简不觉“呀”了一声。李琳一个大步跨了过来，一把扶住了自行车。

简简忙说：“谢谢！”

李琳没有吱声，简简知道，李琳就是这样不善言谈，尤其沈燕的事一传出来。李琳好像一夜间沉默了许多，从他的嘴里吐出来的话就更少了。

张念鲁让李冬先去领大米，他执意要和李琳帮简简把大米送回家。

念鲁说：“你一个女孩家，能把大米扛上楼吗？”

简简也不好说什么，张念鲁便推起自行车仨人一同，向豫红家属院走去。

要过年了，商城路上却没有多少喜庆的色彩，这几年，人们日子好了，对过年的念头就越来越淡了，办公室里就连宋志林一说起过年来，也嚷嚷道：“过年不过年都一样，现在天天不是想吃啥就吃啥？”

对于街上的冷清，三个人大概都有同感。

这时，张念鲁转过脸对简简说：“咱们小时候，日子虽然穷一些，但年却过得热热闹闹的，商城路两边，这时早就挂满灯笼了。每到这时，我已开始找做灯笼的玻璃罐头瓶了，买小红蜡烛的零用钱也攒好了。”

简简无限神往地说道：“是啊，你用玻璃罐头瓶做的灯笼点起来像水晶灯一样闪闪亮亮……”

俩人都不吱声了。那嘴角的微笑是灿烂的。

李琳看到这一切，心里多少有些嫉妒起这俩人来了，似乎在看戏，只有他没有入场券，只好站在外面，听听里面几声锣鼓点了。

李琳和张念鲁抬着五十斤大米，走上四楼，也有些喘吁吁的了。

简简进了自己的家门，就听见厨房里抽油烟机“嗡嗡”地响着，空气里充斥着浓浓的色拉油味。李秀芝笑嘻嘻地迎过来对客人说：“我在炸肉丸子，正好你们吃几个！”

接着端过一盆黄黄的肉丸子。

简简却说：“你得先让人洗洗手啊，不然怎么吃？”

李秀芝“噢”了一声说：“你看我这记性，念鲁、小李你们去厨房洗洗手吧！”

张念鲁和李琳一同谢绝了。

这时，李秀芝两眼明晃晃地一个劲儿在李琳身上转。自从沈燕的事传出来以后，李秀芝在别人指点下，也认识了李琳。李秀芝几乎一看见李琳便喜欢上了，她认为这才是简简要找的对象。这当口，李秀芝一把推开简简卧房的门说：“小李，你看看，我们简简就是爱学习，你看看那书买了多少啊！”

见母亲这样对待李琳，简简很不自在。

李琳在简简卧房里晃了一圈出来，脸上是兴奋的。

简简却沉着脸，去看墙上的挂历，好像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几了。

张念鲁却认真地去查看桌上的一份报纸。

张秀芝热情洋溢地跟在李琳的身后，嘴里不停地介绍着：“简简最会做饭了……”一转脸，看见女儿的脸是冷的，李秀芝受到这打击，愣了一下，还是拿起桌上的一包烟，非让李琳吸一根。

李琳说：“阿姨，我不会。”

李秀芝仍笑嘻嘻地觑着李琳的脸说：“真的？别客气。”

亏了李琳说：“阿姨，我们的大米还没领，得去领了。”

李秀芝这才一脸失望地把他们送到门外。

简简本可以在家待一会儿的，可她好像赌了气似的，也跟着走了出来。

在商城路上，李琳似乎觉得冬日的阳光也有些暖意了，他用眼角瞟了一下，发现简简的脸紧紧地绷着，便也收起了笑脸。

张念鲁看见他俩的这番表现不觉十分好笑，便快乐地吹起了口哨。

三人一走进厂区，便看见李冬站在三袋大米前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

李冬一眼望见他们后，便惊喜地跳了过来。对准三个人的

脸说：“最新消息，爆炸新闻，咱们主任方宏达向马厂长递了辞呈了，已经辞职了。据说马厂长气得和方宏达还吵了一架呢？”

三人都愣了一下，张念鲁说：“不会吧，一定是谣言！”

“方宏达不是和马厂长很铁吗？”李琳说。

简简摇摇头说：“不可能，不可能，他俩是谁和谁啊！”

李冬急了，发誓说：“刚才领大米时，我亲耳听劳人处长花脸讲的，这还有假，旁边听的人多了！又不是只我一个人！”

大家都不说话了，张念鲁和李琳扛着自己的大米走了。简简心里却留下了一串疑问。

回到家，李秀芝第一句话便是：“这是真的吗？简简，方宏达真的辞职了吗？”

人的嘴就是这么快，豫红厂发生屁大一点事，也会像风一样转眼间刮遍豫红厂和家属院的角角落落。

简简道：“我也是刚刚听说。”

李秀芝一面端锅，拿碗，一面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方宏达和马厂长不是同学和老乡吗？”

简简道：“那又怎么样呢？马厂长是厂长，方宏达只是个车间主任，他能甘心吗？而且他又是彩印印刷技术方面的专家，他辞职一定是要下海，创业挣大钱去了。”简简说完，便打开了电视，看起了新闻联播，自己说过的话也就忘了。

她也没想到，方宏达的事真的让她说着了。只过了两天，方宏达就在豫红印刷厂对面的马路边，贷款租赁了两层小楼，又买了几台北人产的单、双色印刷机，接着就挂出“环宇印刷厂”的牌子来，而且，方宏达还放出风来：“环宇一年迈开步，二年还贷款，三年赶豫红，五年超豫红。”

豫红人有吃惊的，有愤怒的，也有看笑话的，人们一致认为：方宏达这事足以让马俊青气得吐血了。

可这几天,简简的心绪却被另一件事给捉牢了……

两天前,她偶然找到一本发黄的《郑州地方志》,上面有一段对豫红印刷厂的记载,让郑简简激动得直掉眼泪,地方志上讲:豫红印刷厂前身可追溯到刘邓大军的冀鲁豫日报印刷厂,它跟随刘邓大军转战南北,立下了赫赫战功,全国解放后,经党中央批准,冀鲁豫日报印刷厂改名为豫红印刷厂,落户于河南郑州商城路,那时的郑州商城路是一片荒草齐膝的野地,豫红印刷厂第一批职工参加了拓荒建厂的艰苦劳动,来自豫西的农民张正茂同志在开荒、掘土时,挖出了一对商朝的古陶罐和半截写着甲骨文的石碑,那对古陶罐被省博物馆收藏,半截刻着甲骨文的石碑,后给专家鉴定,是近代人立的纪念碑,因没收藏价值,现立于商朝遗址处,供游人欣赏……

这段简洁朴实的文字,把简简的思绪一下子拉入了豫红印刷厂非凡的过去,她从豫红印刷厂身上既闻到了战火的硝烟,又嗅到了远古的商代气息。郑简简不禁浮想联翩,激动得夜不能眠,终于在一天傍晚,她给张念鲁打了电话,说:一本地方志记着张伯伯的事迹,问他看不看。

电话那边,张念鲁却说:一会儿,他要带张琪,在商城路端的萧记烩面馆吃饭,你把地方志送到那儿就行了。

简简赶到萧记烩面馆时,没见张琪,却见李琳和张念鲁笑嘻嘻地站起来迎接她。

简简一时不知所措了,这当儿,一碟豆腐丝,一盘炸鸡翅已端上了桌子。

这家烩面馆生意很好。它的隔壁是一家戏曲茶楼。这时,戏已开始,唱的是豫剧《朝阳沟》银环娘的那一段,张扬的唱腔,为这家兴隆的烩面馆,添了些热烈的气氛。

简简刚坐下,三碗热气腾腾的烩面已端在每个人的面前了。

张念鲁拿起筷子，便问：“简简，过年到哪儿玩呀？”

简简说：“不到哪儿玩。”

三人便吃起了烩面。突然，张念鲁转头对李琳说：“想起厂里这两天的传闻，真可笑，还有人把马厂长和方宏达的爱情编得这么传奇。”说到这儿，张念鲁看了一下简简道：“简简，你爱好文学，让李琳说给你听听，说不定你还能挣点稿费呢！”

李琳看着张念鲁说：“还是你讲吧！”

张念鲁看着碗里的烩面说：“厂里传出马厂长和方宏达原是一对情敌，他俩都爱着钱慧玉……”

郑简简猛烈地咳嗽起来。

李琳看见简简两眼溢满了泪水，便关心地问：“怎么了？吃得太猛了吧？”

简简却说：“太辣了……”可低头一看自己的烩面碗里并没放辣椒，连忙慌张地用筷子在桌上的辣椒瓶里挖了一块放在碗里。

李琳道：“这不是更辣了吗？”

张念鲁只低头吃自己的烩面。

忽然间，简简感到臊得很，此刻，那豫剧好像走了调，夸张了起来，非常的刺耳。

简简站起来，红着脸说：“我得先走了……这豫剧听起来十分闹心。”

走在街上，被刺骨的冷风一吹，简简才发现。自己手里仍然拿着那本《郑州地方志》，可她实在不愿再回去，递给张念鲁了。

这个年，简简过得无精打采的，好在如今过年也是一瞬间的事，一晃又该上班了。

大年初七，是豫红人新一年开始的第一天，这一天，大清早

里,天空就纷纷扬扬地下起了雪花,无数的雪片像群群的仙女一样在空中翩翩起舞,有着一一种浓浓的欢乐气氛。

郑简简早早的就向豫红厂走去,一到厂门口,就看见厂长马俊青站在大门的里侧,向所有年后上班的职工,亲切地行着注目礼。他黑色的皮夹克上已落了一层很厚的小雪花了。

简简正不知怎样向厂长打招呼,恰巧,这时劳人处长杨槐从办公楼上下来。

杨槐在厂里有两个绰号,恨他的人叫他羊(杨)杂碎,一般人称他为花脸。

称他花脸,是因为他脸上确实有些花,那是一张标准的白癍风脸,一块一块的白癍,看上去有些恐怖。

杨槐大步地向马厂长走去,一张花脸笑得像一个发了皱的紫茄子:“啊,厂长,辛苦了,大冷的天……”

这样,简简就轻松地拐进了办公楼。

上班第一天,是各处室互相走动,拜年问好的日子。

简简进了办公室,说了一声:“大家过年好!”便坐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下雪天,办公室比往日暗了许多,日光灯发着一股青幽幽的蓝光,暖气在粗管子里“吭吭哧哧,吭吭哧哧”地响着。好像那管子里装的不是水,而是一只铁盒子,在上下翻滚着,暖气头下的水龙头“滋滋”地冒着水汽,玻璃窗上湿蒙蒙地往下淌着一道道的小水流。这里如果不是摆着五张办公桌和两排书架,倒给人一种走进澡堂里的感觉。

也可能是由于第一天上班的缘故吧,大家总觉得办公室里的寒气还是很重的。因此,谁也没有脱掉外衣,今天,张小芳穿了一件上好的猩红色皮大衣,脖子上围着一条金黄色的围巾,给人一种招摇和抢眼的感觉。